

◇人间味道

我的爷爷

□薛连榆

我的爷爷名叫薛栋。
爷爷的哥哥,我们的大爷爷名字叫薛梁。我一直感叹爷爷的爸爸真有文化,为儿子赐名“栋梁”,多么伟岸的名字!

爷爷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,我依然时不时的会想起他老人家,——一个像老黄牛一样劳作了一生的老农民。

我对爷爷的记忆是从榆次农业社玉米面窝窝开始的。我三四岁时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爷爷在榆次农业社劳动,除了工分,每天能领到一个玉米面窝窝。爷爷舍不得吃,要揣怀里带给我。于是,每天黄昏我便有了一个窝头的期盼。隐约记得有一回我没能等到窝头,爷爷终于没有抵抗住劳作中的饥饿,用窝头充饥了。爷爷那一脸的愧疚苦笑,在我脑海里印记很深。

爷爷曾经是个“官二代”。他的父亲,我们的曾祖父,民国初年曾经考取汾阳二区区长。不幸的是爷爷九岁时,父亲就病故了。早年守寡的曾祖母,决意要留爷爷种地养家,让她大儿子读书做官。如此之宿命,孝心有加的爷爷似乎很认命。

爷爷也曾是热血进步青年,早年加入过牺盟会,担任过村里抗日自卫队指导员,经常与八路军武工队有密切接触。若非家庭羁绊,说不定也会卷入老区干部南下的滚滚洪流,成为共和国功臣,当然,也可能成为英烈。命运之绳将爷爷牢牢拴在家乡贫瘠的土地上,注定了他一辈子只能面向黄土背朝天。

爷爷是村里人所说的那种“有苦人”。干农活从不偷奸耍滑,是生产队的全能壮劳力,队里那些婆姨媳妇辅助劳力,都抢着与爷爷跟组干活,因为爷爷总是不知不觉地超额完成队长下达的定额。爷爷也是村里有名的种田把式,锄耨耕耙无所不会,房前屋后巴掌大的地,会让爷爷做事得郁郁葱葱,果实累累。爷爷给我印象最深的三样:不停的劳作、苦涩的老脸和厚厚的老茧。

苦难中走来的爷爷,有着中国贫苦农民特有的节俭,有时甚至还吝啬。小时候我经常在爷爷家住,早早吃过谷糠窝窝苦菜稀饭,那种满嘴糠涩,反复咀嚼仍难以下咽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。爷爷总是掐着指头,精打细算,盘算着过日子,但又总是在大手大脚的奶奶面前十分无奈。奶奶是那种见了穷人就想帮衬、宁可我自己饿肚子,也要把自己碗里锅里饭食倾其所有倒给穷人的人。为此,老两口拌了半个多世纪的嘴。奶奶有奶奶的杀手锏,每当两人生事吵嘴时,奶奶就会“神灵附体”——披头散发,端坐炕头,扯开嗓子唱将起来,唱腔为本地道情调,内容则是对薛门大事的数落。长大后我才知道,奶奶的装神弄鬼,其实是北方农村苦难妇女一种抑郁的宣泄,是精神分裂症在发作。奶奶前后生过十个孩子,因为缺医少药,半数夭折,最大的姑姑去世时已经12岁!奶奶由此落下精神病病根,一不顺心,就会大声唱曲,念念有词。

或许是受大爷爷仕途荣耀的刺激,

也许是对自己躬耕命运的反抗,我的农民爷爷认定“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”,执意要让自己膝下三子一女读书,成为文化人。为此,他会悄然揽起大家庭一切劳作事务,让大爷爷安心做官干事,而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大儿子、我的父亲早早送往县城的大爷爷家,接受富家子弟才有的读书教育;为此,他会半夜启程进山砍柳,当渡河不慎一双新布鞋被洪水冲走时,竟能挑一担柳条光脚跋涉三十里荆棘山路,为二儿子外出求学换两块银元作学费。爷爷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,三子一女个个学成报国,进入公门。爷爷一手缔造了薛家书香门第,以我们的父辈为枝干,辛勤培育出的薛门文化之树,枝繁叶茂,硕果累累。我薛门子弟尚学崇文誉满北川河畔。

我的爷爷是一条刚强的汉子,但爷爷也有他柔弱的地方。我亲眼看见过爷爷三次流泪,每每想起,仍让我唏嘘动容。

大约1969年盛夏的一天,上小学三年级的我,手里攥着妈妈给的两毛钱,兴冲冲去十五里外的峪口赶集。晌午时分,按照妈妈的吩咐,我买了两只烧饼揣入口袋。回家的路上,我盘算着属于自己的这只烧饼现在不能吃,省得看见弟弟吃烧饼我再垂涎。当我拐进进村的河东田间小路时,远远地我发现了爷爷的身影。时已过晌,爷爷一个人在顶着烈日锄地!我便径直奔爷爷那边跑去,叫一声爷爷,你怎么一个人在劳动?不饿么?不渴么?清晰地记得爷爷停下了锄头,一手摘下草帽为我扇风,一手抹去我满头满脸的热汗。爷爷说,队里把这一片玉米耩锄的活包给了他,做完可以多挣两天的工分。看着烈日旷野中一个人劳作的爷爷,我突然异常心疼爷爷,口袋里掏出一只尚有余热的烧饼硬塞给爷爷,说我一定要看着爷爷吃下去才行。爷爷拗不过我,蹲下身子抱着锄头掰开烧饼大口吃了起来,这时候,我看见咀嚼着烧饼的爷爷眼眶噙满了泪水,有一串泪珠洒落于脚下炽热的土地……

第二次见爷爷流泪,是一个隆冬时节。这一天我放学后信步去河对岸东湾小沟土窑洞里住着的爷爷家。一进大门就听见屋内传来抽泣声音,掀门进屋,只见爷爷跪在炕头,双手抱着粘有泥土的头在泣不成声地哭诉,灶间的奶奶,拉风匣烧火煮饭中也在撩起围裙拭泪。原来,爷爷上午上山拾柴,一脚踏空颠倒栽进了一个坑,此坑丈余深却极其狭窄,根本回不过身子,无法退出。不屈的爷爷硬是用蛆虫蠕动的办法一点点倒爬出土坑的。大难不死的爷爷踉跄着回了家,六十多岁的老汉竟像孩子般嚎啕哭诉,直到接到奶奶递来的鸡蛋挂面汤,仍然一把鼻涕一把泪!

1979年深秋,老家捎话给爸爸,说爷爷一病不起,恐不久于人世。于是,月朗风清的当晚,爸爸借了单位的小汽车,叫上我们兄弟三人急匆匆赶回方山老家。汽车到不了爷爷家门口,我们卸了箱盖把病重的爷爷抬上小车,爸爸在小车后座上一路抱着爷爷,径直拉到了离石县医院,事先约好的医生立即投入抢救性治疗,又是输液又是打针,硬是把游走在鬼门关的爷爷拽了回来。病愈出院后的半年时间,爷爷在我们家度过了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。他老人家帮妈妈摘菜扫地,和我们玩牌、聊天、说笑,甚至于评判我们的婚事,像模像样地当起了家庭“太上皇”,也心安理得地享用儿孙所能带给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孝心果实。

忽一日,小姑来探视爷爷,说是爷爷离家这半年,我的奶奶几乎每天都要拄着拐杖到村口瞭望爷爷,一坐就是半天,尔后又悻悻回家。爷爷沉默了片刻后,提出要回老家,非常急切,刻不容缓。于是便携带了药品我们驱车把一个大病痊愈,精神饱满的爷爷送还给了奶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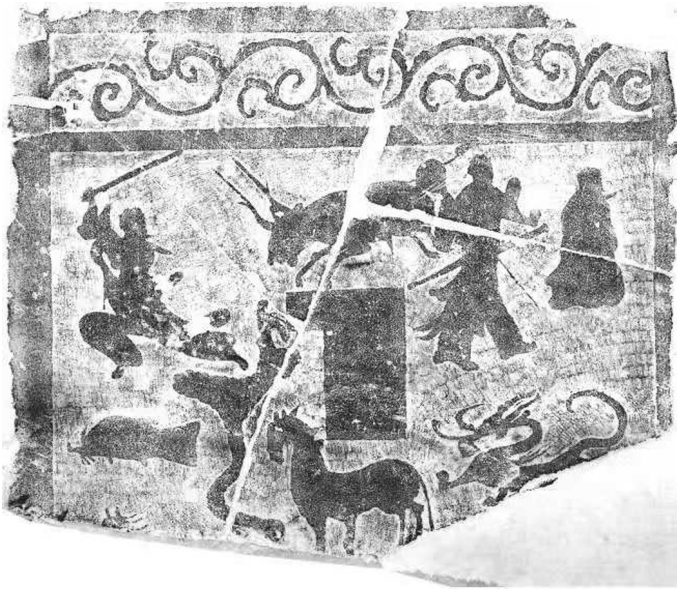
也就是这年冬天,爷爷旧病复发了,不巧的是,爸爸腿骨疼痛痛得也卧床不起。于是,老家的叔叔姑姑刻意隐瞒了爷爷的病情,而在老家对爷爷开展救治。爸爸得知爷爷犯病异常焦急,打发在中专上学的我,骑车回老家探视爷爷。

那是一个让我刻骨铭心的冬夜。姑姑说,这天整个一个下午,病床上的爷爷似乎忽然有了精神。当我极速骑行四十五公里,热汗腾腾支起自行车掀门进屋的那一刻,看见爷爷揭被而坐,招手示意我近前说话。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爷爷眼里闪着泪光,一边用他那布满老茧的手为我抹汗,一边嘴里喃喃地说,俺孩儿累了吧,俺孩冷不冷,爷爷知道俺孩会回来看爷爷……

当天晚上,爷爷走了。

是年,他七十二岁。

◇爱我吕梁·文明印记②



火牛阵汉画像石

火牛阵漢畫像石為國家一級文物,1980年在離石賀昌中學收集,左高69厘米,右高86厘米,寬95厘米,現藏于呂碑市博物館。



◇爱我吕梁·民间传说⑤

柳林县孟门镇,位于晋陕黄河大峡谷中部,位于县城北23公里处,当地有一种传统小吃,称作孟门“熬”,俗称豆腐熬饼子。“熬”在当地,可谓无人不晓。人们传说,这“熬”曾是孟门人的一道救命汤。

传说,明朝末年,李自成在陕西米脂揭竿起义,距米脂只有百里的柳林孟门人,得知消息后,也有不少人慕名投奔李闯王。强悍矫健,勇猛异常,能征惯战的孟门人,杀得明军闻风丧胆。战报传到京城,崇祯皇帝颜大怒,视“定胡”为“闯贼窝”,命一将军带兵前往孟门剿灭。将军率兵到达孟门前,发现这里十室九空,身强力壮的男人都已投奔闯王,

只剩下一些妇孺老弱。大家跪地求饶,有的头都磕出了血,哀求将军宽恕这里的人。
将军的士兵们长途跋涉,军粮吃光了,现在在孟门连吃的东西都找不到。这时,百姓们贡献出了自己的“干粮”。原来,在将军来孟门之前,大家就把各种粮食磨制成面粉,然后煎成饼子,随身携带,做备干粮。为了保命,大家就用豆粉汤熬煎饼,为士兵们煮饭吃,因没有蔬菜,只好加点鲜苋菜当菜。将军一边看着老百姓孤苦伶仃的样子,一边又看着士兵们狼吞虎咽的吃相,触景生情,顿生惻隐之心。思前想后,将军就给崇祯皇帝写了一道奏章。其中,对孟门人尤其是借豆汤熬饼子供士兵吃之事,大加褒

◇读史札记

田单火牛破骑劫

□李牧

说起来,田单算是齐王的远房亲戚,但隔得远了,也没有沾上什么光,燕国伐齐之前,他一直住在临淄,做个管理市场的小官,默默无闻。

燕军进攻临淄前,田单已经带同自己一大家子人早早地逃到安平这个地方。听闻临淄陷落的消息,田单就请人把自己家族的所有马车,做了一番改进。当时的大车,车轴超出车轮许多,有时候还做些装饰,看上去很好看。田单让人把这多出来的车轴,全部锯掉,在外面装上铁笼,并把车身加固。人们都觉得奇怪,还有人笑话他,说他被燕国人给吓傻了。

车子加固好没有几天,燕国的军队就攻了过来,城内的人乱作一团,慌慌张张地驾车逃难。别人的车子,由于车轴太长,大家挤在一起,这个车轴互相就搅拌,谁都跑不脱。唯有田单家的车子,由于锯掉了车轴,又结实得很。所以,田单和他的族人们,很快就跑了出去。

田单带着家人逃到即墨。能在燕军的追击下,安全逃到即墨的人不是很多。因此,田单的预见和做法,在民间传来传去,大家对他很是钦佩。后来即墨城被乐毅围困,即墨守将牺牲。大家说,田单是大将之才,请他来带领咱们吧。国难当头,田单也当仁不让,就此成了即墨守将。

田单一上任,就将全城所有的人,全部造册,编入军队,根据个人的情况,分派不同的工作,能干什么就干什么,自己家的人也不例外,整个即墨军民号令严明、令行禁止。田单身先士卒、防守得当,所以,即便是乐毅,在这座坚城之下,也是无可奈何。

火牛阵汉画像石

□高玮

吕梁市博物馆藏有一块火牛阵画像石,为国家一级文物。此画像石1980年在离石贺昌中学收集,左高69厘米,右高86厘米,宽95厘米。

汉画像石是汉代地下墓室、墓地祠堂、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。所属建筑,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,因此,本质上汉画像石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。画像石不仅是汉代以前中国古典美术艺术发展的巅峰,而且对汉代以后的美术艺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。汉画像石的分布区域非常广泛,覆盖面积占大半个中国。主要集中在山东、苏北及安徽交界地区、山西及陕西、河南、四川。山西省只有地处晋西的吕梁市出土,年代为东汉晚期。

吕梁市博物馆收藏的这块火牛阵画像石,上端刻蔓草状勾连云气纹以作边饰,下方从左至右分别刻有一鱼、一马、一龙,中间为主题图案斗牛图。主题图案从左至右分别刻有:武士一名,侧身躬步,双手举剑,头部扭向右侧,其

右侧牛一只,朝左狂奔,做抵状,双角似鹿有叉,实为角上绑有尖而细长的刀剑;依次有一符拔(文已不清);武士一名,朝右站左,左手按剑,右手执锤;武士一名,朝右跪立。画像石内容为战国田单“火牛阵”故事。

公元前284年,燕国大将乐毅,联合秦赵魏韩,大举进攻齐国,半年之间,夺取了齐国的大片土地,齐国只剩下莒州和即墨两座城池还在坚守。危难之时,齐国大将田单临危受命,带领军民抵抗燕军。田单命人集中了城中500多头牛,用五颜六色的颜料,在红布上画了张牙舞爪的猛兽图案,披在牛身上。牛角绑上锋利的长刀,再用麻布浸上油,裹在牛尾上,将牛赶至城墙根儿。田单又挑选了几千精兵,与牛一样装扮,披上了猛兽图案的红布。一天深夜,月黑风高,通过城墙上事先挖开的十几个门洞,士兵和牛悄悄地出城,逼近燕军营寨。一声呐喊,牛尾被点着,牛又惊又痛,拖着“火尾巴”发狂地冲进燕军营寨,士兵们紧随其后,杀向燕军。燕军猝不及防,崩溃大败,齐军衔尾追击,很快就将燕军从自己的国土上赶跑了。

孟门“熬”

□解德辉

带,做备干粮。为了保命,大家就用豆粉汤熬煎饼,为士兵们煮饭吃,因没有蔬菜,只好加点鲜苋菜当菜。将军一边看着老百姓孤苦伶仃的样子,一边又看着士兵们狼吞虎咽的吃相,触景生情,顿生惻隐之心。思前想后,将军就给崇祯皇帝写了一道奏章。其中,对孟门人尤其是借豆汤熬饼子供士兵吃之事,大加褒

带,做备干粮。为了保命,大家就用豆粉汤熬煎饼,为士兵们煮饭吃,因没有蔬菜,只好加点鲜苋菜当菜。将军一边看着老百姓孤苦伶仃的样子,一边又看着士兵们狼吞虎咽的吃相,触景生情,顿生惻隐之心。思前想后,将军就给崇祯皇帝写了一道奏章。其中,对孟门人尤其是借豆汤熬饼子供士兵吃之事,大加褒

想找回散畏却把八卦发挥到极致,极有恐吓之意。替兄里的故事只供娱乐,不应探讨或深究。坊间真这般自在,很多人把交友亦交易化,断不可取。虽为乌合之众,毕竟还有情感。三五相约时不缺笑声。只有自己才会把自己沦为数据甚至省略号。言辞锋利的兄弟也只言辞锋利。嗓门和胡须表现得粗犷。已过了指点江山的年纪。互劝少饮。有的可爱就因为那时候真功夫才更加可爱。发现服务员打盹的时候才更加可爱。吹来的风没有凉意。街灯暖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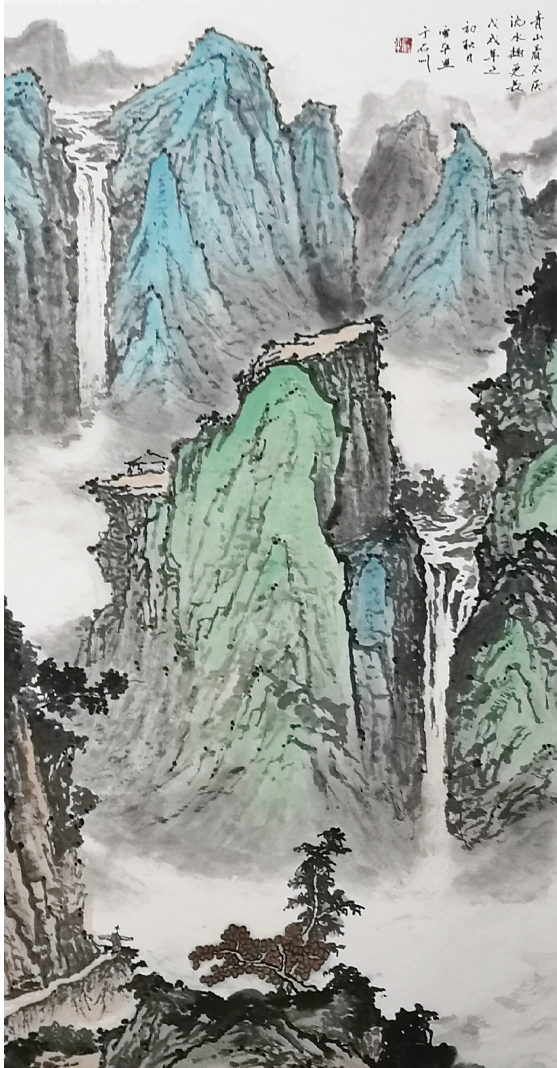
自在坊间

打开嗓门通透地唱一段山西梆子,不仅愉悦自己也给了大家舒畅。就在这座小城,斟酌甄选后三五成席已不是小伙伴,都是负重的中年男人。未必喜欢酒席,然无酒不知如何成席。笑活成串成事的讲述。互相逗乐更多自嘲。善良是一种选择,一种沉淀后郑重的选择。而今显得陡峭曲折。抱不抱团已随缘分聚合。生活不会使用同情。做了自己的导演。就别嫌剧情跌宕起伏。你也不曾多指责。什么劣质作品。看了开头就知道结果。

小酌

□霍建伟

小诗三首



国画《青山看不厌 流水趣更长》 王雪平作

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眼前之山,陡峭峻拔,线条硬朗,可与华山争峭。更难得的是,远山和近山因光线与视角的不同,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颜色。近处之山绿意未褪,正焕发着盎然生机。远处之山却已披上让人料峭的靛蓝之色,提醒着人们秋日的到来。而流淌于山峰间的河流更是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河流在平坦之处静静流淌,默默积蓄着力量,到崖边便毫无顾忌地倾泻而下,激起团团水汽,笼罩山间。远山和近山媲美,河流与瀑布争辉,山水相映成趣,最快速的应该是图中的赏景之人了吧。

刘晓娜

鉴赏

三川河

闻蛙

【宋】赵蕃

惊蛰已数日,闻蛙初此时。能如喜风月,不必问官私。